

民国初年山东军阀与省议会斗法纪事



山东议会大厦

□魏敬群

张怀芝要在副议长头上扣屎盆子

第一届议会自1913年成立,张介礼(字公制)为议长,王霖廷(字贡忱)、孔祥柯(字则君)为副议长。三位议长均系共和党人。在选举议长时,因议员绝大部分是国民、共和(后改进步党)两党的成员,且两党议席相埒,旗鼓相当,所以议长人选双方意见不能统一。后国民党议员阎开鲁暗中倾向了共和党,并拉出了一人,这才打破均衡,选出议长。在共和党内,原提名的议长候选人是安鹏东,副议长是张介礼和孔祥柯。因当时王霖廷坚决反对安当议长,并率领济南区议员数人以退出相要挟,党内才改成以张为议长,王、孔为副议长,安则出任国会议员,问题方告解决。议会本来就是政党争权夺利的斗争场所,之所以争争激烈,是因为议会拥有立法权、财税审议权、行政监督权,有制约政府的权力。

第一届议会成立五年间,先后有周自齐、靳云鹏、张怀芝三位都督或督军主鲁。张怀芝是1916年10月出任山东督军兼省长的。张怀芝,字子志,山东东阿人,出身贫寒,少时仅读书4年,辍学后务农、讨饭,后在天津为人饲养马7年。1890年入北洋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军事,毕业后到天津小站袁世凯新建陆军中服务,做到陆军第五镇统制。1912年后,曾任帮办山东防务大臣。张怀芝性格鲁莽,说话粗野,有“张三毛”之称。不过,他表面粗莽,实际却颇有心计,很不容易对付。张怀芝对于省议会最初采取联络拉拢的态度,时常到省议会参加会议。张怀芝初次到省议会的时候,对大家说:“山东好比一辆车。我是拉车的,大家是赶车的。上坡的时候要帮着推一把,不要用鞭子打。打趴了蛋,连车也就翻了。”

张怀芝曾向中日实业公司借过两次外债,共计五百万元。张怀芝出席省议会时,有人提出质问。他答复说:“我小的时候,曾拔过烟袋(当过扒手)。这回不是拔烟袋,是为了山东,为了国家,不是想捞一把。”

有一次,副议长王霖廷在议会质问张怀芝为什么卖缺,张反问:有什么证据。王说:“如果有证据就提出弹劾,岂止质问!”张一怒而去。回到省公署,他召集参谋

长、警察厅长以及政务厅长安茂寅等商议。张认为自己受了侮辱,要把王霖廷抓起来。安对他说,这样做是违法的,议会的质问不负任何责任,劝他罢休。张没办法,就说:“议会是个鸟笼子,议员好比一群鸟,叫他们喳喳去吧!”后来又扬言,要把这个鸟笼子摔碎。当时,位于大明湖南岸的省议会大厦,外形是圆的,像一个鸟笼子。张还不解恨,又指使说:“你们去给王霖廷头上扣屎盆子!”

张树元被议会弹劾而丢官

张怀芝之后,由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,兼护理省长。后张树元实授督军,省长由沈铭昌担任。张树元,字少卿,山东无棣人,家境贫寒,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,历任北洋陆军第五镇标统、协统。1912年参加镇压山东革命党人武装起义,因“功”升任北洋陆军第五师师长、山东军务帮办。

张树元属段祺瑞系,但不是嫡系。他有鸦片烟嗜好,性格有点懦弱。在职时颇受制于济南镇守使马良。张树元时期是山东省议会的第二届。在第一届省议会的时候,国民党、进步党曾各自成立组织。进步党的“议员公寓”在金菊巷,国民党的“议员俱乐部”在县东巷。第二届议会成立之后,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依然存在,两派在议会内仍然是势均力敌,不相上下。张树元和他的前任一样,也想操纵议会,把议会变成自己的御用工具,以免在用人、行政、财政、外交等方面处处受到掣肘。然而,议会并不买账。他为了吃空名聚敛钱财,曾提出“加赋一年,裁兵一半”的方案。增加田赋,必须由省议会通过才能付诸实施。结果,省议会投票时予以否决,气得张树元大骂:“鸟笼子里没有好鸟!”

在第二届议会选举时期,他指使济南道尹张仁涛作弊,采取“磕匾(匣子,指票箱)换票”的办法,把得票最多的王霖廷的一部分票,偷换成写错名字的废票,让王霖廷落选。而后,他又利用武定府同乡的关系,把该府所属的12个议员拉出来,组成所谓的“武定团”。并推其同乡郑钦(字幼亭)为议长。原有的进步党和国民党两派,即议员公寓和议员俱乐部,各出一位副议长,由张介礼和王朝俊(别号鸿一)分任。武定团的议员,每人都挂上一个督军署咨议的名义,按月支领津贴。

民国元年(1912)9月,北洋政府公布了《省议会议员选举法》,各省先后成立了省议会,作为省级立法机关。山东省议会自1913年成立,至1928年结束,共经历了三届。其间,执掌军政大权的山东军阀总想操纵议会,为其所用;而议会的议员们自认代言民意,常常并不买账。于是,抵牾不可避免,遂有故事发生。



山东督军张怀芝



山东督军田中玉



山东督军张树元



第一届省议会议长张介礼



第二届省议会副议长王朝俊

张派的议员公寓和王派的议员俱乐部尽管在议会里互相抵制,经常对立,但有时也声气互通,达成合作,尤其在驱除张树元的问题上,体现了空前的团结和默契。省议会中张、王两派都有人在督军署和财政厅工作,对张树元克扣军饷的事早有所知。他们秘密搜集了张树元克扣军饷和吃军队空额等罪证,由省议会秘书长王乐平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提出弹劾案,很快即为大多数议员所通过。王朝俊随即在电稿上签字,欲马上向北京政府告发。谁料,因为没有正议长郑钦的签字,电报局认为手续不全,拒绝拍发。当时,另一副议长张介礼正有病住院,没有到场。王朝俊遂与王乐平商量,先请张介礼签字,然后再找郑钦。王乐平立即带着电稿到医院请张介礼签字。张介礼询问情况之后,允其所请,爽快签字。最后,王乐平又把电稿送交议会秘书处,转交郑钦核签。郑钦是张树元的同乡,又被其扶上议长宝座,平日唯唯诺诺,唯督军大人马首是瞻,未料在关键时刻,却站到了另一边。他一看两位副议长都已署了名,也就颠颠颠地签了字。

电文详列军费预算与实支数字,弹劾张树元侵吞军饷300余万元,要求北京政府查处。时靳云鹏刚当上国务总理月余,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,并且出于控制山东地盘的考虑,遂决定拿张树元开刀,免去其督军职务。此事进行得秘密而迅速,张树元事先竟毫无所知,及至闻讯,已生米煮成熟饭。他气得七窍生烟,大骂御用派议员,说:“人家养狗看家,我们养了些猪,光知道吃食!”

田中玉抛金钱操纵议会选举

张树元山东督军一职被撤后,继任者是田中玉。田中玉,字巍山,直隶临榆人,幼时家贫,九岁时因其父病故,被迫中断学业。后入北洋直隶武备学堂炮科就读,毕业后,任北洋军第一镇炮队第一标统带、山东兖州镇总兵等职。中华民国成立后,曾代理山东民政长,历任兖州镇守使、陆军第五师师长等职。

田中玉为人“颇重聚敛,首鼠两端”,极想捞钱,但顾忌却多。他根据国务总理靳云鹏的裁兵计划,重要“加赋一年,裁兵一半”的花招。田中玉在加赋裁兵案提付表决之前,便多方活动,希望一举成功。结果,同张树元一样,省议会无人一人投赞成票,该案遂被否决。田中玉见议会有否议大权,对他极为不利,于是便想方设法企图包办议会,使之成为他的御用工具。

第三届议会选举时,田中玉使出种种手段进行操纵。他先是在省议员复选时,派人到地方各

复选区“磕匾换票”,以作弊手段保证内定的竞选人当选。后在省议会议长选举阶段,他又采用拉拢分化和金钱收买的伎俩,以达目的。当时,议员有两大派,一是地方派,二是政府派。田中玉对地方派首领之一的张介礼采取“拆”的手段,利用张派内部张介礼与安鹏东的矛盾,拆张介礼的台。安鹏东等一部分议员同张介礼分了家,与政府合作。田中玉想叫政府派的谢鸿燊当议长,万光炜当副议长,便一面供应金钱,一面拉选票。离竞选议长一个月前,田中玉即出价收买议员,最高价哄抬到一张票3000元。但因地方派人多声势大,谢、万为首的政府派花了二十多万元,仍不如地方派拉拢的人多,料想投票选举必定失败,所以定下每选必闹的策略。

1921年冬,议会定期选举,由于田中玉指使军警穿着便衣包围议会,票未投成。1922年夏,投票那天,议员们入场后,刚进行投票,突然,人声嘈杂,万光炜率人用棍棒打伤议员十余人,选举被迫中断。直到1923年1月,北京政府派熊炳琦来担任山东省省长,田中玉对议长选举再无权过问,加上学生干涉,以数千人包围省议会监督投票,才完成这次旷日持久的议长选举。宋传典花了20万元当选议长,陈鸾书、杜尚为副议长,三人都是财大气粗的资本家,均为反田派。田中玉控制议长选举的阴谋以失败告终。

在对待省议会这个问题上,山东军阀中最干脆的要数张宗昌。他在1926年一当上山东督办,就下令省议会议员,只可领薪,不准开会。1928年,张宗昌和北洋政府都垮了台,形同虚设的山东省议会也随之寿终正寝。



●稿件及图片发至: wanghui3050@126.com
样的探寻和追溯,那么,请联系我们吧!
精神家园。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,如果你热爱这发展脉络;挖掘的是人文,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
●人文齐鲁,寻觅的是过去,观照的是今日之